

不艳而丽，演绎琵琶新意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郗亮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

谈及戏曲领域的“国色芳华”，昆曲首先跃入记者脑海。昆曲的色调不及京剧那么鲜艳夺目，却比评弹中素雅的旗袍长衫更添几分绚丽。在记者看来，不艳而丽——这种不张扬而内蕴华美的特质，恰是中国人审美的高级境界，实至名归的“国色”。

新近上演的新古典主义昆曲《琵琶行》，在“国色”的诠释上迈出了新的步伐。在记者的感知中，“国色”不仅是色彩的堆砌，更是诗意的流淌。或者说，唯有蕴含诗情画意的色彩，方能真正诠释“国色芳华”的韵味。

《琵琶行》改编自白居易的同名千古佳作。88句616字，字字珠玑，描绘了白居易和琵琶女倩娘千年之前在浔阳江畔的邂逅和别离。所以昆曲《琵琶行》的诗意是与生俱来的。传统昆曲“不艳而丽”的色彩又有了诗意的加持，便更加浓郁，沁人心脾了。

昆曲对色彩素来讲究。上乘的戏服，必由苏州绣娘手工缝制，绸布上针线细密，以针为笔，以丝为墨，苏绣亦如一幅幅水墨画卷，在戏服上缓缓展开。昆曲布景同样淡雅怡人，考究之作更邀书画名家在幕布上挥毫泼墨。如此“倒腾”出的色彩，怎能不高级，不令人难忘？

新古典主义昆曲《琵琶行》的独到之处，在于其不满足于传统。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，天生地拥有古典主义的标签，但《琵琶行》却自称“新古典主义”。一个“新”字，便是这部作品赋予自己的使命。

那么，《琵琶行》到底新在何处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版《琵琶行》并不是初版。2000年，初版《琵琶行》在浦西黄浦江边的三山会馆上演。当时的导演是黄蜀芹，主演是梁谷音，都是艺术界顶尖的人物。黄蜀芹作为电影导演，她答应来执导昆曲，肯定是要别出心裁一番的。她的一个宗旨就是要打破昆曲过去

镜框式演出的套路，以园林为剧场，以天地为幕布，让演员真正来到人间。

于是，一个有趣的景象出现了——三山会馆临江而建，观众看戏时，既能看到江上行驶的游轮，又能眺望对岸浦东的建筑。记者查阅资料时发现，当时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已矗立在陆家嘴。在初版《琵琶行》的“天地幕布”中，轮船的霓虹与对岸建筑的绚丽灯光交相辉映，更衬托出昆曲的清雅之色，使整部作品色彩丰富多元，如同打翻的调色板，令人眼前一亮，怦然心动。

这恐怕就是电影导演来执导昆曲所形成的独特魅力。黄蜀芹的儿子郑大圣当时不过32岁，妈妈执导了一部昆曲，他自然是要去看的。“那江上的风景，那悠扬的船鸣，伴随着整场昆曲演出。这让我想起1000年前浔阳江畔大诗人和琵琶女的邂逅和离别，似乎更能理解一些东西，与古人作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”24年之后，郑大圣对青年报记者如此描绘当时的感受。

24年之后的今天，黄蜀芹已经驾鹤西去，主演梁谷音也变成了艺术指导，而郑大圣成了新版《琵琶行》的导演。记者认为，他选择在1862时尚艺术中心演出新版《琵琶行》，定有其深意。因为这个地方同样是在黄浦江边，只不过24年前是从浦西看浦东，而24年后是从浦东看浦西。

1862时尚艺术中心硕大舞台的背景是整面的落

地窗，演员在邂逅和离别时，可以看到落地窗外树影婆娑，而那些树的后面是浦西现代化建筑的光芒。一样的打翻了的调色板，一样的“国色芳华”，所不同的是看的人已换了一茬，心境也完全是两样了。

《琵琶行》排演的故事告诉人们，其实“国色”有很多种可能性，“国色”从来就不是静止的，它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寻求突破。而且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颜色。试想再过20多年，当第三版《琵琶行》亮相的时候，那一定会是另一种色彩，尽管涛声依旧，却早已物是人非。

